

590

三民主義

國民必需

軍人淺說

各省世界書局發行

1/35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362B

1537882

例言

一、本書根據中山先生對於軍人的各種演說辭，用淺近的白話，有系統的說明軍人的犧牲精神，軍人的主義信仰。

一、軍人閱讀本書，便可了解革命的軍人是怎樣造成，以及所負的使命是怎樣高尚和重要。

一、一般人民閱讀本書，當明白革命的軍人和民衆的關係，足以促成武力與民衆合作。

一、關於寓兵於工的重要意義和其方法，本書亦加以精確的研究，以便民衆考慮。

一、這種小冊子的內容，着重在取材精當，敘述曉暢，完全是屬於民衆的讀品。

三民主義
軍人淺說 目次

一 軍人的精神 一

一 智 五

二 仁 一

三 勇 一

二 軍人和主義 一

一 民族主義 二

二 民權主義 二

三 民生主義 二

三 軍人的訓練和編制 三

一 訓練方法 九

二 寓兵於工……………四三

附錄

孫中山先生演講軍人精神教育……………五一

第一課 精神教育……………五一

第二課 智……………六五

第三課 仁……………七六

第四課 勇……………九二

第五課 決心……………一〇二

中山主義軍人淺說

一 軍人的精神

從前帝王家天下時代，土地山川，城郭人民，都是帝王的財產，軍人就是他們畜養着保護自己私人財產的家奴；那時節的軍人只知效忠王室，服從主將，唯一的精神就在不怕死。岳飛在歷史上總算是一員名將，他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武臣不怕死』這一句話，就是發揮那時代的軍人精神，並且帝王時代的軍人，一味效忠效死，不必要怎樣去辨別是非；所以像岳飛如此一員名將，明曉得奸臣當道，阻撓他的救國的軍事行動，可是皇帝要他死，他就不能不死。帝王時代的軍人，既然是一姓的家奴，他們的畢生使命以及服務精神，一句話可以總括，就是忠君不怕死。等到帝制漸漸傾

類，德模克拉西時代到了；軍人所負的使命當然要擴大，不僅忠於一姓；軍人的精神當然更要發揚，不僅是不怕死，不過呢，德模克拉西時代，雖則民權進步，新思想發達，軍人的頭腦，仍舊是簡單，軍人的智識，仍舊是閉塞。軍人變成了帝國主義者的爪牙，侵略別國土地，用着軍隊；欺凌弱小民族，用着軍隊；壓迫無產階級，用着軍隊；所謂德模克拉西時代訓練出來的軍人，他們的精神，實在是不健全的。譬如歐戰時戰壕裏的軍人作戰未始不勇敢，犧牲未始不重大，愛國心未始不奮鬪；然而他們爲了什麼事而大戰呀？爲是非公道麼？是非公道的辨別，在大戰後却越發模糊。爲保障弱小民族麼？弱小民族在大戰後並沒有得到什麼自由解放的實惠。爲無產階級的利益麼？無產階級却在大戰後越發受着經濟壓迫的苦楚。爲解決人口問題，殖民問題麼？那就這些問題，那裏可以用戰爭方法來解決。然而歐戰時戰壕裏的軍人

風狂似的去犧牲，他們不怕死的精神，他們片面的愛國精神，固然可以令人敬佩，但他們畢竟還不是我們所稱道的新軍人。德意志的軍國主義，在世界歷史上，是很值得紀載的。就是他自己國裏的人民，對於軍人是何等熱烈地崇拜，似乎德國的軍人，總是超羣拔類的了；然而這些軍人，受了嚴格的訓練，却被國際野心家利用了去做侵略的武器。他們只曉得服從，却不知軍人除了服從以外，還有其他必須具備的美德。

軍人不干政，這是我國軍閥的一句口頭禪，甚至還說什麼軍人不懂政治。這一類的話，在軍閥說得嘴響，就是一般文治派也。每以為軍人是不必懂政治，更不該干涉政治。其實呢，政治本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也不必做了政治專門家才能懂得政治。凡是一個人都該有政權，都該懂得政治；軍人也是人民，當然不能自外，就是他們不懂政治，

也該使得他們知曉。從前帝王時代，軍人是皇帝的家奴，他們唯一的職務，在保護王室的財產，本來只要他們出死力拚命打仗，用不着一點政治上的智識。那時莫說軍人，一般平民，也是不識不知的，只圖過着太平日子，沒有政治興味。至於民治政治開始的時期，軍人仍舊是被禁止着干涉政治。現役軍人是沒有選舉權的。大概野心家既然要利用軍人對內施其高壓手段，對外行其侵略政策，當然不願意他們有了政治常識，有了清明頭腦。軍人每日祇受軍事訓練，其他一無所知；那末才得聽憑人家指揮如意。所以軍人不干政，軍人不懂政治這一類話，居然成了一種格言。可是在我國軍閥乘政時期頗有一種極壞的現象發生，軍閥嘴裏喊着不懂政治，不干政；所謂不懂政治確是真實的，不干政却是一句假話；於是一班不懂政治的軍閥，完全壟斷政治，這真糟透了哩。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新軍人却是要他們了解政

治，尤其要了解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至於新軍人的精神，又是要智仁勇三者俱備。中山先生說精神和物質，相輔爲用，全無物質固然不能表現精神，專靠物質也是不中用的。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戰鬥力的，全在撲滅敵人的精神，使其失去戰鬥的能力。只要有精神，就能打勝仗。可以不必問敵人的子彈多少，我的子彈又有多少。中山先生又說，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要有精神，這精神就是現在軍人的精神，智仁勇三者就是軍人精神的要素。舊式軍人只講究勇，說到智也不過單就戰略而言，中山先生對於智仁勇三者却別有透澈的主張。現在把這三者簡單明瞭地解釋一番。

(1) 智

智就是有聰明，有見識的意思。智的來源有由天生的，有由於力學的，有由於經驗的。有種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生而知之，每凡做一件事，

或求得一種學問，不必去苦苦學習或須有種種經驗，這就是天生的智力學的智，却是從學問上致力而來，經驗的智，是從閱歷中得來，不過智的來源雖有三種，生而知之的却很少，並且有了天生的智，也得再從學問上致力，從閱歷上增長見識。軍人的智，牠的來源當然也不外上說這三種，但是軍人的智應該怎樣呢？那就要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

怎樣叫做別是非呢？這是要軍人首先明白自己所負的使命。軍人一方面擔負着保衛國家人民的責任，一方面却對於社會立在分功的地位。要曉得人類是彼此互助的，社會上各種事業，樣樣有關人類的生存，却要大家分開來做，然後這人類的共同生活，才得安全地維持過去。譬如我做農人，你做工人，他做商人，各人選擇適合於自己個性的事業去工作；那末各種生活要需，不至於受到缺乏的痛苦，這就

是分功的好處。就拿一件建築房屋的普通事件做譬喻；木匠做門窗樑柱，泥水匠砌牆頭，陰溝匠通水道，漆匠油漆門面；於是這所房屋才得造成。若不是木匠，泥水匠，陰溝匠，漆匠分功合作，怎樣可以使得人類住的問題美滿解決呢？其他衣食兩項也何嘗不依賴彼此分功互助；所以社會越文明，社會上事業的分功越活潑。軍人職務也就是社會上一種分功事業。做工人的，做農人的，他們各自有分內的工作，保護國家人民的事務却要讓軍人專司其職。軍人所負重大的，唯一的使命，既在保衛國家，保護人民，那就必須要有辨別是非的智慧。有利於國家人民的，就為「是」。有害於國家人民的，就為「非」。這種是非明白了以後，那就軍人的動作，才不至和他所負的使命背道而馳。怎樣叫做明利害呢？利害和是非本有連帶的關係。軍人能夠辨別是非，自會能夠趨利避害。軍人實踐他們保國護民的志願，人民自然

愛戴他們，處處做他們的後盾，那就軍隊所到的地方，受到人民熱誠的歡迎，得到人民誠意的供給，這就是行軍時最大的便利。如果換一方面說，軍人不辨是非，專做禍國殃民的壞事情，人民對於軍隊萬分痛惡；那就這種軍隊所處的地位惡劣極了。他們的敵人，不僅是和他們打仗的對方，就是站立周圍的人民，也一起變成了敵人，這豈不是莫大的危害麼？譬如此次國民黨軍北伐，因為他們是明是非的軍人，爲了民衆的利益而戰爭；所以他們在湖南，在湖北，在江西，在浙江，到處有人民幫助他們，和他們合作。他們在前方打仗，後方所以不必顧慮；他們在驀生的陣地上，有本地鄉民做他們善意的鄉導；他們在戰爭中感覺疲勞的當兒，有數萬或數十萬興奮的人民集會着歡迎他們，鼓勵他們，安慰他們。凡此種種足見「是」的就有「利」，「非」的就有「害」。『是非』分晰清楚，『利害』辨別明白，才算是有的。

智慮的軍人。這種軍人才可以夠得上說對社會分功，對國家人民負保護的責任。

怎樣叫做識時勢呢？英雄識時世，這是一句確切不移的話。古人說得好，「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識時勢就是要有時代思想，做事不能違逆潮流。一般人都要識時世，軍人卻尤為要緊。至於時勢一名詞，詳細的解釋，那末時就是時機成熟與否的問題；時機成熟了，做起來就很容易；否則，時機未成熟，勉強作為，徒然喫力不討好。譬如種果，種稻，成熟了自然能喫，如果未到收成時期，用力蠻幹是不相干的。說到勢就是要分別順逆。順水推舟是很容易的，逆水行舟卻十二分費力了。又如從山頂上面推下一塊大石頭，順着下傾的勢頗不費力，從山底下運上去，卻是非常困難。民國十五年黨軍北伐，所以能夠戰敗敵軍，勢如破竹者，就在時機已經成熟，並且處勢又極

順利。要曉得人民對於軍閥厭恨達於極點，希望革命事業的成功十分熱切，革命行動的進展，就好像是採摘已成熟的果，收穫已成熟的稻，又好像是順水推舟，高山墜石。凡屬革命軍人雖賻人數少，器械也不及敵軍充足，然而利用這時勢，就無不以一當百，所向無前了。軍人有救國救民的责任，應該建設一個新國家，造成民衆的福利。這種偉大事業的成功，不獨軍人有益，四萬萬人民也可因此得到幸福。

怎樣叫做知彼知己呢？「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是軍事上很有價值的格言。做軍人的應該曉得自己以及敵人的虛實。中山先生前在廣西對軍人演講敵人（北方軍隊）的內幕情形，說是北方軍隊可分三大部分：（一）是奉系的張作霖，（二）是直系的曹錕和吳佩孚，（三）是皖系的段派軍隊。這三派兵力相等，同床異夢，內部並不穩固。那時中山先生，固然是極其明瞭北方軍隊的內幕情形，現在卻

又形勢大非了。皖系段派軍隊的勢力，是已經消滅，吳佩孚也被黨軍打倒了。武勝關外黃河南岸的直系殘軍，尤其是內容複雜，並且已和奉軍對壘起來。奉軍呢，總算是人數衆多，但作戰的實力仍舊是不足。像那種軍隊爲地盤而生存，軍人又無主義上的信仰，和黨軍比較起來，就很可以看出彼此的優點或弱點了。總之，有主義的軍隊和無主義的軍隊戰，當然是有主義的勝利；能夠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的軍隊和愚魯不智的軍隊戰，當然是愚魯不智的失敗哩。

(2) 仁

仁是比智還要進一步的美德。有智的人，貴在能夠辨別利害，利害辨明白了，就能避免有害的事。可是仁的作用卻不然。仁是不問利害怎樣，只有做所當做；只要是有關羣衆幸福的事便挺身上前，不管前途吉凶如何，不管結果成敗如何，犧牲一身，絕無吝色。所謂殺身以成

仁，就是這個意思。仁的意義，大概要算韓愈說的「博愛之謂仁，」這句話最爲適當。博愛就是公愛，並非私愛。愛本國同胞，愛世界人類，這才是公愛；愛朋友，愛親族，那就是私愛了。不過同是博愛，同是愛衆人的愛，却有（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國之仁的區別。救世就是宗教家的仁，如同佛教，耶穌教等，他們的教旨都是犧牲了自己去救濟衆生。不問他們信仰的根據怎樣，但是那一種犧牲的精神，普度衆生的宏願，自然不失爲救世的仁。救人就是慈善家的仁。慈善家樂善好施爲懷，救助貧困的人，賑濟受災難的人。碰到水災旱災，大饑饉的時候，他們拿出私財來辦理善舉。這也是一種公愛，可以叫做救人的仁。至於救國之仁，那就是殺身成仁的愛國志士，爲着救國事業犧牲生命的大仁大愛了。只種志士愛國的仁，和宗教家，慈善家的心術相同，而目的方法却不同。一國內能夠多多產生這些殺身

成仁的救國志士，這一國必成強國。

軍人目的在乎救國救民，犧牲了自己去救民，就是軍人的仁，自古以來，軍人多說爲國盡力，但專制國的軍人和共和國的軍人却有絕不相同之處。專制國家裏面，一切都是皇帝的私產，皇帝就等於國家。那時候的軍人雖說爲國家盡力，其實爲了皇帝個人而已。他們爲皇帝出死力，犧牲生命，這種犧牲既非爲着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自然夠不上說是仁。至於共和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爲國家出力，就是爲人民出力，爲國家犧牲，就是爲人民犧牲。不過其中却還有一個區別，果使軍人真正爲了國家的安全，人民的福利，那才不愧是殺身成仁。否則，號稱共和國的軍人，却一面受軍閥的使喚，去從事內戰，毒害平民，或一面受帝國主義者的利用，去壓迫弱小民族，這也不算是仁。如同在軍閥秉政時代的中華民國，一切政權操在軍閥手裏，年年爭

奪地盤，擴張私人權利，對於共和主義完全不了解，對於國利民福完全不關心；那末因為軍閥的地盤戰爭而犧牲的，那裏好算是殺身成仁哩。

軍人一上戰場，他們的手段，他們的目標，無非是殺人，似乎以殺人為職務的軍人，無所謂仁。實則不然，犧牲了自己生命，殺少數人救多數人，殺少數歹人，救多數好人；殺人是不得已的手段，救人才是真正的目的。這樣軍人當然當得起這殺人成仁的一個仁字。所以做軍人須要抱定一種主義，上戰場去犧牲時，要為主義而犧牲。所謂主義，就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至於三民主義的內容怎樣，當於下文「軍人和主義」一篇裏面說明白。

(3) 勇

軍人的職務，是在打倒一切黑暗勢力，站在火線上和武裝齊全的

敵人猛闖；所以軍人有了智和仁，還要具備勇的美德。不過事實上各種意義不同的勇；有些人怯於公戰却勇於私鬥，或者是雖有血氣的勇，却無定識的勇。這一類人的勇，全是小勇，不是大勇，從前舊式軍隊打仗，雖則也能拚命，但却不能算是真正的勇。所謂軍人的勇，並不是不怕死一句話可以包括，必定要有主義，有目的，有智識；否則雖勇而不足稱哩。中山先生對於勇字的解釋，說是要長技能，明生死。所謂技能共有五種區別，就是（一）命中，（二）穩伏，（三）耐勞，（四）走路，（五）吃盡。這五種技能可以叫做遊勇戰術，要曉得有了新武器，必須再有新戰術。遊勇戰術頗能制勝，並且在中國也很相宜。命中的技能，一方面是節省子彈，一方面是增加軍隊的殺敵效能。歐洲大戰時，每日要耗費幾萬萬的子彈，戰鬪劇烈的辰光，甚至費去十數萬萬；所以計算起效力來，放出一萬顆子彈才能殺敵一人。這種

浪費子彈的緣故，在於戰術上的關係；因為他們的戰術，是用子彈遮攔敵人的前進，多在二千密達以外射擊。至於八千密達以外或相離幾萬密達時，就開放重砲，也是重在用子彈遮攔敵軍。又像空中飛機，水底潛艇，以及種種新式戰壕爲砲彈所不能命中，却以放射多量子彈爲能事。這種戰術，在中國今日不能學，亦不必學，因爲歐美各國製造業發達，子彈的出產容易，來源極其充裕，發彈又用機器，最新式的機關槍，一分鐘可以發出一千五百顆子彈。中國的情形就很有不同，所以要採用遊勇戰術。遊勇戰術，把子彈看得非常貴重，非有命中的機會，就不肯輕易射擊，每人身邊有五十顆子彈，就很以爲滿足。譬如從前打仗用弓箭，比到放槍更難瞄準，何以那時反有百步穿楊，命中的能手呢？這是爲了箭矢不便隨身多帶，大家就用心學射，果使放槍也能如此講究命中，戰爭中殺敵的效能，自會增加不少。至於能穩伏

是避彈的方法。大概直立地上時，從對方看過來，目標甚大，易於命中，須得選擇有遮擋的場所隱隱埋伏。碰到密度射擊的當兒，尤其要避藏得好，以便可以乘機猛進。軍人在戰場上，一面能命中，就可多殺敵；一面能穩伏，就可保全自己。不過當此存亡呼吸時，這危險時間又每每延長過去，這却要說到能耐勞了。穩伏祕訣祇是不動兩字，但苦戰時或者是嚴冷，或者是酷暑，或者是大風雨雪，軍人却在火線上穩伏着不動，靜等前進機會的到來，或者等到對方射擊緩和起來才慢慢移動。這種穩伏時間，有時連續到十二小時以上，如果沒有耐勞的本領，怎樣忍受呢。除了命中，穩伏，耐勞三樣以外；中國軍人還要有一種能走路的技能。我國現在並無完全鐵道。有時軍隊運輸，非專靠走路不可。練習走路的方法，只要每日走十二里路，十日後每日加五里；那末不會感到困乏，走路的技能，也可逐漸練成了。並且練習走路的時

候，不僅要在平地上練，尤其要練成走山路的本領。還有一種吃麩的技能，這是關於糧食方面也是很重要的。遊勇所有的糧食只有炒米一種，每人帶上十斤就可支持六、七日。打仗時可以省去造飯時間，這就是遊勇戰術的特長之一。這種專以炒米做食糧的軍人生活方法就叫做吃麩。

上面所說遊勇戰術中的五種技能，固然是軍人所必需，但做軍人的還要明生死，明生死，就是要曉得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道理。怕死固然是人之常情，可是想穿了，人生七十古來稀，活到七十歲就頗不容易，却還不是風馳電掣般過去了麼？做人既然免不了一死，正不如把生死置之度外，去從事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軍人所幹的本來是不怕死的事業，真要把生死看得分明，現在革命還沒有最後成功，確是軍人慷慨就義的絕好時機。死在牖下和死在疆場比較起來

大有天壤之別。軍人爲革命死，爲主義死，爲保國衛民死，這是最有價值的死。死了一個我，而後革命成功了，主義實行了，國家安全了，人民享着幸福了，死的代價何等偉大又何等光榮。所以要明生死，才是好軍人，才是勇的軍人。所謂新軍人的精神就在此，就在智仁勇一概齊備。有了這種精神，勝利可以成功，失敗可以成仁。軍隊是國家的軍隊，軍人自然到處受着人民的歡迎了。

二 軍人和主義

軍人的前途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成功之路，一條是成仁之路。不過呢，成功時須要有造於民衆的福利，成仁時須要不愧負着高尚的使命。換一句說，就是爲了軍閥爭地盤權利而打仗，打勝了不算成功；戰死了不算成仁。做軍人一定要有主義；他們打仗是爲着國家，爲着人

民，爲着主義；那末勝可以成功，敗可以成仁。你看，多少革命先烈，視死如歸，這一種犧牲的勇氣，完全從信仰主義中激發出來。大概有了主義上的信仰，人生一切沒意義的事，都變做有意義，尤其是上火線去拚命。譬如替軍閥去爭地盤，打死的是兵士，享福的是軍閥。軍閥不僅是自己享福，還要用高壓勢力去吮取民脂民膏，害得民間雞犬不甯；所以兵士們在戰場上犧牲的結果，非但無益於國家，并且還代人民招來莫大的禍殃。這種犧牲有什麼意義呢？雖則軍人不怕死，人生遲早統有一個結局，但是不爲主義，胡亂去死，却也死得不值。還有一層，沒有主義的兵和有主義的兵，戰鬥力相差得遠，沒有主義的兵總是失敗。從前德國和俄國打仗，俄國兵每每打敗仗，直到革命以後，克倫斯基政府對德取攻勢，仍舊是有敗無勝，後來共產黨執政，有主義的兵，赤衛軍，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起來。同爲俄國人，何以前時不經打，

後來突然之間，就會勇往直前，這就是有主義和無主義的關係。就像黨軍這一次北伐，在湖南湖北，打敗吳佩孚直系軍隊，在江西打敗五省聯軍，在浙江江蘇又打敗孫傳芳和張宗昌的軍隊，真個是秋風掃落葉一般，這就因為黨軍信仰三民主義，才有這樣偉大的戰鬥力量。要兵士的戰鬥力量大大增加，就得教他們成為有主義的軍人。不過要他們了解主義，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做得到的。什麼團營長一番演說，總司令一張文告，胡亂把一種主義吹到他們耳朵裏去，這是不中用的。前兒孫傳芳不是也鬧一陣子三愛主義麼？結果是一點效用也沒有。這三愛主義，本來不成其為主義，要曉得教兵士們了解主義，須得從他們生活方面驅使着他們覺悟。并且要他們了解這主義，這主義也必須足以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一般兵士過着困苦的生活，對於自己切身的痛苦，當然是十分明白；那末，信仰一種主義，可以解

脫他們的痛苦，以及進而解脫大多數人民的痛苦，這種主義的宣傳就很有使他們覺悟的力量。他們覺悟了，自會力圖自己的痛苦解脫而奮鬥，因而引起對於大多數人民的同情心，毅然決然地肯去犧牲生命，爲主義而戰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解除壓迫，解脫痛苦，解放一切束縛的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又是解決生活問題的好方法。軍人實有了解和信仰三民主義的必要，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1) 民族主義

我國在辛亥光復以前，滿洲人做了二百多年的皇帝，漢族受少數滿族的壓迫，這正是民族主義喪失的時期。等到武昌起義，推翻了滿洲皇帝，我們漢族方得抬頭。不過民族主義仍舊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因爲我國幅員雖大，人口雖多，只好稱做半獨立國。自從光復以來，世襲的官僚，頑固的舊黨，復辟的宗社黨湊合在一起，號稱五族共和；其

實呢，滿洲處在日本勢力範圍之下，西藏被英國侵略，其他我國各重要地帶都有帝國主義者勢力侵入；我們漢族竟不能組成一個獨立的漢族國家，更莫說到組成五族共和的大民族國家了。所以隸屬於青天白日旗底下的軍人，願為國民革命而犧牲的軍人，應該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使得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組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要曉得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的民族主義。這並不是消滅五族共和的意義，拋棄滿蒙回藏四族，在此却有一個調和方法，就是拿漢族做個中心，使其他民族同化於我，并使其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大民族國家的機會，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

抱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和各國的革命黨不同。各國的革命黨，只抱一個主義或兩個主義，國民黨却抱定三個主義。當初美國脫離英國，

宣布獨立，完全是爲民權主義，法國大革命，抱的是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權主義在美法兩國總算是成功了。至於我國革命黨人工作了數十年，祇可說達到半個民族主義。從前滿族秉政時代，所做喪權禍國的事不可勝數；割讓土地，放棄主權，訂立種種不平等條約。辛亥革命雖說告成，但對外交涉，一點沒有進步；海關沒有收回，領事裁判權沒有撤銷。外兵仍舊駐在我國境內，外艦仍舊在我國內地航行，無端開砲轟擊。凡此種種全是損失我獨立國家的資格，所以我們要以救國爲己任，就該力行民族主義，收回已失的主權和土地。這種責任更要軍人來負擔。軍人擁護國家，應該努力把我國擁護到獨立的地位。

(2) 民權主義

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要曉得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

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從前帝制時代，皇帝一個人的威權管理政事，把國家當作自己的私產。等到民智漸開，革命思潮澎湃，大多數人民傾向民權政治，要人民起來管理政事。從前英國人用革命的力量造成立憲國家，國會有無上權力，雖則是君主國，却已傾向民權政治了。法國經過幾次大革命，始得造成現在的民權國家。歐戰以後，像德意志向來是號稱軍國主義的強大帝國，却在最短期間內反對帝制的革命一鼓成功；又像俄羅斯本來是極端專制，可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同時並舉，同時成功，建設勞農政府。凡此足見近代潮流中民權打倒君權的趨勢了。至於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却有兩個要點：第一是權與能要分開，第二是五權憲法。

第一，關於權與能要分開一點，中山先生有一個極佳的譬喻，他說，

三國志上諸葛亮是很有學問，很有才能，他所輔佐的阿斗太子却是一個扶不起的庸人。不過呢，阿斗太子自己雖則無能，但肯任用信賴有能的諸葛亮；所以西蜀的政事，仍舊能夠管理得很好。拿這個譬喻來說明，就很可知道，凡是實行民權的共和國家，人民好比是專制國家的君主；然而人民一面雖有管理政事的權力，一面却不見得人人都有管理政事的能力。所以中國四萬萬人，就好像是阿斗太子，是有權而無能的，應該把政事交給有能的諸葛亮去辦理。這就是權與能要分開的道理。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發明國家的政治大權，須要分做兩個；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政權就是人民有權去直接管理國事，並且要他們充分的去行使這政權。治權却是交給政府的機關去行使，並且還要政府具有極大的力量，以便應付一切。權與能分開以後，政府的治權雖大，但是人民方面亦有充分的政權，足以管理政府。

防止因權力太大而發生的流弊。

第二，五權憲法也是中山先生的新發明。民權有四個運用的方法，治權却有五個運用的方法。民權就是政權，其運用方法第一個是選舉權，由人民選出自己信任的官吏或議員。第二個是罷免權，因為人民既有選出官吏或議員的權利，自該另有一種罷免的權；那末，當他們不稱職時，就可撤回來哩。第三個是創制權，這就是人民制定新法律的權力。法律是很有關係於人民的安甯幸福，當然要由人民自己來管理；否則，聽憑一般官吏議員自由去訂定，那裏能夠完全顧到人民的福利。有了這個創制權，那就有利於人民的法律，便可自行決定，交給政府執行。第四個是複決權，凡是人民對於舊法律認為不適當，就有一種修改的權，修正這舊法律教政府執行。這種複決權是和創制權相輔而行的。在民權方面，也可說是在政權方面，既有這四種運

用的方法，管理着政府。但在政府方面，也有一種做工作的大權，這種權叫做政府權，工權，也就是治權，中山先生所發明的五權憲法，就是把這治權的五種作用分別開來。一是行政權，二是立法權，三是司法權，四是考試權，五是監察權。所謂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却是向來立憲國家所稱道的三權鼎立。中山先生於三權外加上考試權，監察權，造成五權憲法。這兩個權本是我國所固有的，不過舊時考試的方，不好，監察權雖獨立却沒有強固的保障罷了。現在要把五種權規定在憲法上，確定其獨立性質，那就政府方面自然能夠盡其充分的能事而做出有益於國家及民衆的工作了。

(3) 民生主義

民族主義是打破種族上不平等的階級，民權主義是打破政治上不平等的階級，民生主義是打破社會上不平等的階級。這三種主義

都是自由平等主義，雖則彼此分立，其實要同時提倡。民族主義是對外，民權主義是對內，民生主義却是解決貧富間的對待問題。所謂社會上不平等的階級，就是貧富階級，一般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財權，窮奢極欲的享樂，壓迫得大多數貧民衣食都無着落。社會上有了這種顯然不平等的階級對待現象，社會革命豈能倖免。中國現在地價高漲，勞資衝突的形勢日漸分明，就拿上海、廣州來說，上海黃浦灘，從前一畝的地價不過二千兩，廣州的長堤在未開馬路以前，每畝地價不過五六百元，和目前的地價一比較，真有天壤之別了，將來這種土地盡歸資本家所有，貧民的生活，自然一日日增加痛苦，因為資本家必定先以賤價收買貧民的土地，然後再以高價租給他們。像上海這種地方，房租何等昂貴，窮人們一家數口，租借了一間鴿子籠式的屋子，作為棲身之所，還要費去他不少汗血工資哩。住的如此困苦，衣

食也是一樣。近年來我國生活程度，已經提高到如此地步，將來實業發達以後；資本集中，大資本家一一產生，貧民被壓迫得沒路走，階級鬭爭，本是當然的結果。所以提倡民生主義，正是防患未然。歐洲在二百年前，是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來是政治革命時期，現在却已達到社會革命時期了。這三者有連帶關係，中山先生倡導三民主義就是通盤計及這三種革命。

中山先生以為今日的中國民窮財盡，固然是所患在貧，不患不均，但在三十年後，實業一發達，大資本家多多產生，那就貧富問題立即發生。民生主義就為要解決這貧富問題，但怎樣可以解決呢？防患未然的辦法又怎樣呢？這是不外土地問題和資本問題；對於土地應該適用平均地權的方法，對於資本應該適用節制資本的方法。平均地權的方法是（一）照價納稅，（二）照價收買。照價納稅時，所繳納

的地稅是值百抽一，值一百元的地價便抽稅一元。至於地價多少由地主自行估定後呈報。假使地主估價呈報時，或有以多報少的流弊，那就可以適用第二種照價收買的方法來救濟。譬如值價一千元一畝的土地，應該每年繳納地稅十元，地主却希圖減稅，謊報每畝只值價百元，那就國家便可照他所報一百元一畝的價格收買。如此辦法，地主因謊報地價，希圖減稅九元，結果反損失九百元地價；那末，自然沒有人敢於以多報少了。至於節制資本一問題，我國可比外國不同，外國可用施行遺產稅和所得稅等方法去節制資本，我國却因國家窮乏，生產不足，一面要節制私人資本，一面還得發達國家資本。近年我國爲了軍閥割據，內地時常發生戰事，實業無從發展。但在將來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就得發達資本，振興實業。凡是國內的交通事業，鑛產，工業，逐樣樣都要舉辦。在這經濟程度未成熟的社會，須

得製造國家資本，製造國家資本，就得發展國家實業。大企業統由國家去經營，種種生產機器，統歸國家去設備。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民所共有的國家，這種生利事業，既為國家所有，就是四萬萬人民的公共產業，所得到的利益，也歸人民來享受，那就不致發生勞資利益大衝突的事情而引起階級鬭爭。

三民主義的大要，我已在上面說過了，現在却要說到怎樣叫做革命軍或新軍人。要曉得革命的軍人和尋常的軍人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就是以少勝多。一個革命的軍人能夠打倒一百個敵人，至少也能戰勝十個敵人。所以一千革命軍就能攻破軍閥所訓練的軍隊一萬人。這種道理，在我國革命戰史上很能夠替我們證明哩。辛亥革命時，革命黨的人數很少，滿洲政府的駐防兵却佈滿各處；然而少數革命軍振臂一呼，放手槍，擲炸彈，就打破了多數訓練很純熟，武器很精

良的敵人。黃克強先生有一次從安南到欽廉起事，那時清朝派來抵抗革命黨的軍隊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先生不過統帶了兩百人，所有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然而打了兩個多月仗，子彈完了，援兵不到，仍舊能夠安全退出。從軍事常識方面說來，像這樣情形本是很奇特的，可是就革命軍的精神而言，以極少數勝大多數，並非不可能之事。大概是尋常軍事上的經驗，凡是訓練精良的軍隊，用幾倍人去打敵人，當然是可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二萬人才可說是有把握，二萬人去打二萬人，便不能說一定有把握了。不過這是專指尋常軍隊而說，革命軍却完全不同。革命軍做的是非常事業，所以就有非常的成功。幾十年來我國的革命史，那一次不是極少數的革命軍去和大多數的敵人相拚。就是這一次北伐戰爭中，連續着打倒吳佩孚，打倒孫傳芳，打倒張宗昌，還有張作霖不日也要被打倒了。革命軍的戰鬥精神，何

等奮發。

革命軍何以能夠以一當百。這是因為革命的軍人都有奮鬥的精神。有了奮鬥精神，才肯犧牲，才能不怕死。肯犧牲，不怕死，當然能夠勇往直前，打勝仗，以少勝多了，但是革命軍的奮鬥精神從何發生呢？就是從主義發生，信仰了主義，自會抱有奮鬥決心，而發生大無畏的精神。因此，新軍人要發生奮鬥精神，便要先有主義。換一句話說，就是有了革命主義，才有革命目標；有了革命目標，才發生奮鬥精神；可是革命目標又是什麼呢？那就應該曉得中國的革命黨是國民黨，國民黨是用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至於三民主義是怎樣的主義，那就上面也已約略說明白了。這三種主義連貫起來就是要打倒不平等的世界。新軍人的責任是在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那就非得信仰三民主義不可。革命的新軍人，要為三民主義去奮鬥，要為三民主義去

犧牲。這奮鬥和犧牲成功了，就可把中國造成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中國現在是一個民窮財盡，受帝國壓迫的國家，人民受盡了非常的痛苦，凡是熱心革命的人們，自該把這種受壓迫，受侵略的國家改造自由平等的國家，尤其是革命的軍人要負着這種重大的使命和責任。並且革命的軍人要盡其使命和責任，就得拚着犧牲，完全達到三民主義的途程上。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並非一件輕易的事，現在北洋軍閥，雖則被打倒了吳佩孚，孫傳芳，和張宗昌，但這種惡勢力，還沒有剷除淨盡。社會上還有許多黑暗勢力，足以阻礙三民主義的實施，一概都要打倒。況且，帝國主義者用武力威脅我國，民族的恥辱，日深一日。解除這種高壓勢力，打倒國際間的侵略武力，全要仗着革命的新軍人起而為民族主義，民族解放運動而努力，而拚着犧牲決心了。新軍人第一要明白三民主義，第二要信仰三民主義；於是

自可激發他們的犧牲精神，不怕死的去奮鬥，打倒一切反動份子，戰勝一切反動勢力！

三 軍人的訓練和編制

關於軍隊方面的制度，有募兵制，有徵兵制，有寓兵制。寓兵制有寓兵於農的，也有寓兵於工的，我國古代就是寓兵於農，沒事時大家在農家工作，有事時大家就荷戈出去打仗了。直到唐朝才完全用募兵。這些兵是隨便招募來的，或者臨時招募，一來就教他們打仗，或者是在平日間招募來，胡亂加以訓練。這些兵都把當兵作為一種職業，無智識，無紀律，凡是國利民福的事，一概不在意中，當然更談不到主義了。我國有一句俗話，叫做「好男不當兵」，就是說的這種募兵。因為當兵既然是一種無聊職業，並且一經遣散，就成為無業的遊民，有時為

生活所迫，不免流為盜匪。我國軍閥爭起地盤來，成千成萬的招兵，或者收編土匪；一朝失敗了，他們仍舊去做土匪。這種兵匪循環的壞現象，使得人民多受無窮痛苦。雖則是軍閥造惡，然而這種募兵的不良制度，也足以助長軍閥的罪孽。如果是寓兵於農，或者是徵兵制，那就軍人領袖豈能隨便利用兵士替他們去爭奪地盤，所以在徵兵或寓兵於農的時代，首領的惡勢力，就很不容易造就成功。軍閥實在產生於募兵的時代，因為一面是以當兵為職業，一面就以兵士為私產。爭地盤為目的。這種募兵制，到目前實該廢除了。雖則招募來的兵，也有肯犧牲的，也有嚴守紀律的，也有可以接受主義的；但是流弊極多，明明是國家的軍隊，一變就成為軍閥的爪牙。至於徵兵制曾經盛行於軍國主義的德意志，所謂通國皆兵的一句話，頗流行於世界。不過呢，舊時徵兵制的精神，全在強迫好人當兵，但是不願意當兵的人，強制

他去盡這一種義務，就也很難發生好結果。前清曾經施行徵兵制，許多徵兵委員到鄉間去，雖然不用強迫手段，但是多用甜言蜜語去誘騙他們，其中良莠不齊，有智識的人，固然參雜其間，匪類也就不少，所得到的徵兵成績，遠不及前所期望。大概誘騙來的和強迫來的兵，都不見得會有好成績，如同那些有錢的人，或者平日舒服慣的人，碰到徵兵的日子，必定想出種種規避的方法。朱執信先生說，他曾經親眼見過，在日俄戰爭恰完的時候，日本許多避徵兵的青年，像日本這種厲行軍國教育的國家，尚且如此，可見不用主義去喚起民衆的奮鬥精神，強迫好人當兵，也是不免要發生困難的。在今日說到兵的改造，募兵制當然用不着，徵兵制也不及寓兵制。像從前寓兵於農的方法，固然有不適合於現代的地方，但是寓兵於工，却很可實行。寓兵於工，就是創造一種勞動軍，拿戰時殺人的軍隊，變做平時生產的大力量。

一面是軍隊，一面是勞動者；退伍以後仍舊有工作可做，到了無力工作的時候，又有養老制度。尤其重要的，是用平等的精神，來組織軍隊。總之，新軍人的訓練方法和舊式軍隊，自然絕不相同，而且徵兵制和寓兵制，也頗有講究的必要；現在分別說明在下面：

(1) 訓練方法

前清政府曾在小站訓練新兵，這是造成我國北洋軍隊的基礎所在。他們練兵時重視軍事教育，使用新式器械，處處模仿德國和日本的軍隊。何以這種軍隊訓練成功以後，竟不能盡其保國衛民的天職，其結果無非成了北洋軍閥的武力，造成我國十多年來割據的局面？這是因為他們訓練的方法，除了操練以外，關於兵士信仰方面，却專門重在私人利益，而忘却軍隊是為國家而服務。袁世凱練兵時，他的部下軍官和兵士，只認識袁宮保一人，如果詢問他的兵士說，「你是

吃誰的飯？」他必回答道：「我是吃宮保的飯」爲了吃飯而當兵，已經是不對，況且自以爲吃一個人的飯，甘心爲這一個人做爪牙，這種軍隊，怎樣可以爲國家人民求幸福呢？當初練兵大員只願意爲一己擴張勢力：要把練成的軍隊，作爲私人之用；所以他們的訓練方法，只教兵士心目中，只有一個大帥，其他什麼都不明白，兵士的頭腦是簡單得很，因爲吃他的飯，便替他打仗，軍人的天職是什麼？固然不了解，打仗的意義怎麼樣？也是完全不懂得，這種軍隊，名義上是國家的武力，實際上却已成爲什麼大帥的私有物了，軍閥的造成，就是利用這種只知私人恩惠，不知國家利益的軍隊，所以要永遠消滅軍閥，或者使得軍閥永遠不會發生，那就訓練軍人的方法當然要澈底改造。第一要緊的，須使軍隊爲民衆的軍隊，武力爲民衆的武力。但是怎樣可以使得軍隊成爲民衆的軍隊，不致爲私人所利用呢？用怎樣方法去

訓練他們呢？這是要授與他們一種主義，要使他們完全了解當兵不是僅僅爲了他們的吃飯關係，他們也並不是受那些高級長官的養。軍人生活，是一種最高尚的生活；軍人的使命，是最有價值的使命；軍人是負了解放民族，求國家自由平等的使命而服務。他們犧牲生命，犧牲個人自由，犧牲一切。這些犧牲的代價，就是主義的實行。新軍人的訓練，就重在要他們知道做軍人的真正意義。還有一層，從前舊式的訓練方法，總把陞官發財的惡劣思想，儘量輸入兵士的腦筋裏面，教他們甘心去拚命打仗。做兵士的，想陞連排長，做連排長的，想陞營團長，做營團長家，想陞旅長師長，師旅長又想陞上去做總司令，像這樣軍隊，人人以權利爲鵠的，那裏還會顧得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所以訓練革命的新軍人，須要把陞官發財的思想，剷除得乾乾淨淨。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中山先生對東路討賊軍演說，力誠

革命軍人不可想陞官發財，現在把那演說詞中最精要的一段，錄在下面：

「說到我們的革命，對外要用民族主義，挽回每年十二萬萬的損失。對內要用民權主義，把國家變成大公司，在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去開礦，好像南洋礦商，把各種礦產開出來之後，大家都可以發財一樣。此外還有開闢交通，振興工業，發展商業，提倡農業，把中華民國變做一個黃金世界。達到這個目的之後，大家便可以享人生的真幸福，子子孫孫便不怕窮。從前南洋的富人，他的家產不到兩代，便化為烏有。廣東十三行的潘盧伍，葉四家，子孫不到三代，便有做叫化子的。我們的革命成功，把中國變成黃金世界；不但是一個人的子孫可以享幸福，就是衆人的子子孫孫都是永遠的享幸福。像用這樣兩種情形比較起來，諸君想想是發

財好呢？是革命成功好呢？依我看起來，革命成功是好得多。說到此地，如果諸君問我，革命成功有沒有利呢？我便要說，革命成功有大利，比較發財的利益大得多。

總之，訓練新軍人，第一要他們把陞官發財的權利思想，拋撇得乾淨，第二要他們信仰三民主義，第三要他們智仁勇三者俱備；而後才有為解放國家民族的決心，奮發大無畏的犧牲勇氣了。

(2) 寓兵於工

寓兵於工，包括兩種意義：第一種意義是化兵為工，第二種意義是做工的當兵。在第一種意義中所謂化兵為工，我國早經有人提倡過了。五六年以前，各方面盛唱裁兵論調的時候，化兵為工，便是一種最佳的³方法。中山先生也曾主張過，他以為裁兵，便是統一的方法，不過裁兵時，並非就把所有的兵，完全裁去，却是主張化兵為工。中國軍閥

招募來的兵士，月餉不到十元，一欠就是幾個月，有時候伙食都領不到手。每天還要早操呢，午操呢，晚操呢，辛苦操練，七八小時之多，等到發生戰事，還要去拚個死活。這種生活狀況，也夠痛苦了，至於化兵爲工之後，每日做工不過六小時，所得除了原有餉銀，另加工錢一倍。工作的種類或者是開闢道路，或者是興辦極大工廠，所做的工作，又是永遠的。這種工兵的生活，當然是穩固而提高。歐洲大戰以後，歐義聯軍共有幾千萬，不到一二年，大半都已裁去，就是用這個化兵爲工的手段。安插方法，募兵時代，兵士把當兵看做一種職業，當兵是維持生活的手段。至於化兵爲工後的軍隊，却以做工爲維持生活的手段。這是對於國家，對於兵士自身，都有充分的利益。

在寓兵於工的第二種意義之下，據朱執信先生的主張，是用一個獨立團或獨立營的軍隊，駐守在一定的區域。這區域中有相當的遠

代工業，能夠發展起來，並有供給這一團或一營的餉項力量。並且可以受到特別委任，具有改革這區域經濟上，政治上，組織的權能。但是，着手於寓兵於工的建設時，那些原來的兵，本非工人，所以要先從化兵爲工入手。化兵爲工的順序，先要從軍隊（非革命軍）裏，開除兩批人：第一批是沒有做工能力的兵士，第二批是沒有做工意思的兵士。舊式軍隊裏，每每參雜不少有名無實的兵，這些兵並沒有當兵的能力，當然也缺乏做工的能力，應該在淘汰之列。所謂沒有做工意思的兵，就是那些習染了十足惡習慣的老兵。他們只希望打仗時，奸淫擄掠，那有心思去從事正當工作。這種兵不排除，必定要帶累其他的好兵。在這兩批兵士開除了以後，餘剩的便可以分做熟練工人和普通人兩種。普通人略加訓練，便可做機械工場裏的工作；於是化兵爲工的計劃，就可告成。兵士既經開始做工，那末生活自然安定，只要

繼續着爲主義努力奮鬥就是了。但却有人遠慮，以爲果使他們只願做工人，不願做兵，那就做工的當兵，這句話怎樣可以實行呢？這種遠慮，我是以爲不成問題的，因爲恰在工人的生活底下有輸入主義的可能。工人感覺經濟壓迫的痛苦，本來比較農人深切，工人實在易於了解現代社會組織的缺陷，就是他們生活痛苦的原因；那就他們自己能信仰一種主義，爲了這主義願意當兵，爲了這主義甘心犧牲了。像俄國的赤衛軍，多是工人出身，歐洲大戰時作戰的華兵也都是華工。編制成軍時，從工人隊裏招來，退伍了再回去做工，感覺工人的利害，既然十分深切，自然激發犧牲的精神，上前爲主義而作戰。

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面，其對內政策，第七項

「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爲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及兵

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

依照國民黨對內政策，關於軍事方面是用徵兵制的，不過將募兵制度漸改爲徵兵制度的實施方法和計劃，却還沒有詳細說明。但據朱執信先生所主張的寓兵於工的制度，是要做工的當兵。當兵的就是工人，當了幾年兵再退伍，退了伍以後，一面是一個有能力的工人，一面是預備兵。他還參酌歐洲和日本的徵兵制，以及俄國的勞働法典，定出一個大概的規模是：

十六歲起做幾成的工，

十八歲起做完全的八時間工作，

二十歲起當兵兼做工，

二十三歲，三年兵役滿，算做預備兵，做完全的工作，

二十五歲起，算做後備兵，做完全的工作，
四十五歲起，免除兵役義務，做完全的工作，
五十一歲起，免除工作義務，受公衆供給生活費用。

他所酌定的大概規模，自可供作我們研究參考的資料。他並主張關於這種工兵的經濟上設施，也有幾種很要緊的，第一是傷兵的救濟治療，應該設定免費的醫院和廢疾者公養的制度。這種傷病就是從工作上發生的，也包括在內，並非專指戰事兵役而言。第二是人的扶養，曾經做兵，做過工的人，滿了五十歲，應該由社會扶養他們。第三是孕婦產婦的扶養，婦女雖不當兵，但爲了他們的丈夫當兵做工起見，家屬應受社會保護。第四是兵士工人之兒女的扶養教育。上面所說的幾種設施辦到以後，軍人的地位自可改善，軍人的生活自然一日日向上，主義的信仰心也越發堅強了。

現在各國差不多都把軍隊從人民中嚴格劃分出來，不准現役軍人干預政治，在預備期間內也常教他們在兵營裏受訓練，養成一種和市民絕不相同的精神。只有蘇俄的赤衛軍，除了在前敵戰線上，以及即須活動的後方戰線上的兵士以外，總教他們和駐在地的市民混在一起，共做農工和修繕道路等工作。這種作用在使他們不會發生一種軍隊上的特別習氣，而市民和軍隊間的親善狀態可以大大增進。所以「使武力與人民合作，」「使武力為民衆之武力，」這兩句口號確是訓練新軍人的要着了。總之做兵的人不要使他成爲一種特別階級，那就人民對於兵士的心理也完全可以改變過來了。

至於國民黨將來究竟如何實施徵兵制度，自然會有一種詳密妥善的計劃哩。

此
页
空
白

孫中山先生演講軍人精神教育

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桂林對演粵贛軍演講

第一課 精神教育

一 精神教育之要旨

今日集諸君於一堂，講授軍人教育，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諸君本屬軍人，固曾受軍人之教育，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惟諸君前此所受者，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今在諸君之目前，有非常之事業，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爲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此次諸君遠涉桂林，渡長江而北，直搗幽燕，所爲者何事？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云者，掃

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國民。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此爲今日順天應人之事，志士仁人不可不勉。吾輩生在中國，丁此時艱，種族存亡，人人有責，亟應同負革命責任，以成此非常大業，惟負此責任，非有革命精神不爲功。革命事業，在十年以前，雖已推倒滿清，成立中華民國。然以言成功，則猶未也。武昌革命而後，所謂中華民國者，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切政權，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益以兵災水旱，迄無甯歲，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卽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難收良果也。此次革命，將以輔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繼續爲之。故本總統此行，卽與諸將士同心協力，應革命時機，建革命事業。聲威所至，無不爭先應響，裹糧景從，洵不待兩方交綏，已可決勝。此必然之勢，無可懷疑者也。諸君不信，可觀各國歷史，及現今時勢。則知革命爲世界潮流，亦卽爲順天應人事業，其成功之

左券，有可預操者。各國中如美，如法，皆爲革命先河。最近如俄，其勞農政府，亦由革命造成，是其例也。

我國革命，已及十年。雖未著成效，然風氣日開，民智日進，而時下之奸雄強暴，亦必假託民意，始得生存於國中。此足見潮流之猛烈，非人力可以當之者。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則當以革命事業爲己任。實言之，卽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解決此問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有革命精神，成功必矣。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曾受軍事教育乎？否則執途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卽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臾弗離。雖至造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卜成功。反是則否。

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湯

武革命，爲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爲人民革命。此種革命，乃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此革命主義，卽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第一之主義，爲種族革命。謂排除他種民族，發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第二之主義，爲政治革命，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簡言之，卽如選舉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參看本總統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第三之主義，爲社會革命，亦卽經濟革命，謂社會上之財產，須平均分配，不爲一般資本家所壟斷也。三種主義，大要如此。若論種族革命，前此滿清專制時代，四萬萬人民，受其壓抑，莫敢誰何。苟且偷安者流，復不知民族主義，甘心俯首，樂爲臣僕而不辭。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稍有知識者，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然終不免遲疑却顧。以爲滿人已佔居優勝地位，根深蒂固，論士

地則有二十行省，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以身無尺土，手無寸鐵之一人，縱使鼓吹革命，將操何術以勝之。是直螳臂當車，多見其不知自量。故當時有笑余爲瘋漢者，謂此事絕對不可能。余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其不成功者不爲也，非不能也。彼滿清之於中國，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在理在勢，均所不可，吾何憚焉。因有此決心，遂能貫澈主張，使革命思潮，漸次膨脹。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民族革命，始能實現。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所惜者，推翻滿清之後，革命黨人，以爲已奏凱歌，躊躇滿志，不於政治上社會上因時加意改良，故直至今日，建設事業尙未完成也。

二 精神之定義

今所述者，爲精神教育。欲知精神教育，當先知精神爲何物。欲知精神之爲何，當先下定義。定義云者，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能確

知其爲何事何物之謂也。譬如人在世界，究爲何物。從哲學上解釋，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真義若何，始爲圓滿答覆。若云人卽是人，不得謂之定義。依余所見，古人固已有言「人爲萬物之靈。」然則萬物之靈，卽爲人之定義。至於精神定義若何，欲求精確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卽爲精神可矣。

精神之爲何，須從哲學上研究之。曠觀六合之內，一切現象，釐然畢陳，種類至爲繁夥，今先就其近小者言之。一室之內，一案之上，茶杯也，木頭也，手鏢也，奔赴吾之眼中者，吾皆能僂指其名，以其有質象可求也。再由一室一案推而至於桂林一省，地大物博，種類更多，或有爲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或全國，或世界，則形形色色，雖集多數博物家，不能考求其萬一。物類之繁，概可知已。然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

爲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卽物質。何謂用，卽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卽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卽成爲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雖現今科學進步，機器發明，或亦有製造之人，比生成之人，毫髮無異者。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終不得直謂之爲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爲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卽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

三 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既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鎗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余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革命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

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澂，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一命中，殺敵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為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為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為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

衆乎？直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兵力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不啻驅羊豕以膏虎吻，必無幸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

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則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

依上面各例，則知此次北伐，亦惟恃有精神，卽能制勝。可勿問敵人工子彈多少，我之工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工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爲敵人運輸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卽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戰鬥能力。兵法

有言，『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破膽，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長歌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爲之也。

四 軍人之精神

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惟現今之爲軍人，與前不同，須具有特別之精神，造成革命軍人，方能出國家於危險。以現勢論，瓜分中國之說，表面上，似甚冷靜，實則不然。其在以前，此種論調頗高，吾國人士，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思所以挽救之。自武昌革命而後，乃漸歸沈寂，以爲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遂亦相與忘之，此乃大誤。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擁兵

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既爲軍人，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倘不能負此責任，坐視國家之因內擾而召外患，馴至於國亡種滅，其咎將誰尸耶。

諸君在此聽講，有爲滇軍者，滇人必知滇事，且必願聞滇事，夫與滇省接壤者，非有緬甸乎？非有安南乎？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安南則併吞於法國矣！試以安南言之，法國對於安南，專用一種愚民政策。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則獨是從前之八股文也。凡屬於新教育之知識，毫不使之聞知，且禁絕之。前此有三十餘人，自安南潛渡日本留學，事爲法國政府所聞，向日本政府要求，將其悉數解回。日本礙於邦交，遂允其請，送回之後，卽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英國對於緬

甸，亦用此種政策。蓋恐其知識增進，思想發達，將脫離而獨立也。如緬甸、安南者，實為吾國前車之鑒。倘不及事振奮，仍復自私自利，釀成四分五裂之局，中國前途，何堪設想。諸君再觀英國所用政策，便當覺悟，彼非以西藏之兵來攻打箭爐耶？西藏為中華民國五族之一，固明明中國人也。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中國人而可以為外國人効力來攻中國，此其例即如滿清咸豐時代，英法聯軍因鴉片事件與中國構釁，英國即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為兵，號稱潮勇者，使之攻大沽，攻天津，攻北京，焚圓明園，凡此諸役，皆潮勇為之。以中國人攻中國人，以中國人為外國人効力攻中國，可痛孰甚。現時國勢至此，民窮財盡，已達極點，凡為中國人，而又為此時之中國軍人，倘尚不思救國救民，縱使外國不復瓜分，中國亦將束手待斃。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為完全獨立

之國家，不受外國之箝制。以余觀之，固猶未完全成立也。國會雖選出本總統，而內亂尙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尙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爲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伏。有革命精神，則爲英屬之愛爾倫，終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度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觀最近英文報所載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爲數達六百餘人。可見印度革命之精神，頗有進步，未必終爲英國所屈也。高麗亦然，日本之待高麗，異常苛酷。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不甘受制，處心積慮，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日本雖防之甚嚴，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若論中國領土，如安南，如高麗，如緬甸，如西

藏，如臺灣等，或爲中國屬國或爲中國屬地，要而言之，前此皆中國領土也。今乃已入外國版圖，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亦同時隨之喪失矣。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最目擊傷心者，爲外國人獨理海關一事，海關乃中國政治機關，實言之，中國之金庫也。金庫鎖鑰，操諸外國人手，國安得不危。救危之法，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卽爲現在軍人之精神。但所謂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卽爲軍人精神之要素。能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第一課 智

一 智之定義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今先言智，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是卽爲智之定義。凡遇一事，以我之聰明，我之見識，能明白了解，卽

時有應付方法。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智之範圍甚廣，宇宙之範圍皆爲智之範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靈明日細。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爲愚。

二 智之來源

智何自生，有其來源。約言之，厥有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學者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凡人之聰明，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別。得多者爲大聰明，得少者爲小聰明，其爲智則一，此由於天生也。若由學問上致力，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尙友古人，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例如甲乙二人，甲聰明而不好學，乙聰明雖不如甲，而好學過之。其結果，乙之所得，必多於甲，

此則由於力學也。此外亦有不由天生，不由力學，而由經驗得來者，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既多，智識遂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要而言之，智之來源，不外此三者而已。

三 軍人之智

軍人之智

(一) 別是非

(二) 明利害

(三) 識時勢

(四) 知彼己

諸君皆為軍人，須知軍人之智，為軍人精神之一種。尤須知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試再分述於左。

何言乎別是非也。凡為軍人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與所負之責

任如何。軍人者，為社會分功，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何謂分功，社會上之事業，非一人所能獨任。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等。在乎吾人自審所長，各執其業，此之謂分功。試再舉例以明之，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造飯也，打魚也，摘果也，既無他人可以分任，非若住居城市，惟意所適。造飯則有司爨，即至打魚，摘果，亦皆有各司其事者，故一人之世界，與有社會之世界不同。欲求一飽，非兼數役，其困難可知。又不獨飲食為然，如欲避風雨，禦寒暑，則非自造房屋，自為木工，非若在市鎮地方，欲建高樓大廈，但解囊出資，便可集事，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由此觀之，一人之單獨生活，較衆人之共同生活，難易有別。倘同時漂流孤島者，其數能及十人，則舉凡造飯，打魚，摘果，建屋，諸事，不必集於一身，可以分功為之。如此則勞苦減少，而所得效果亦多。社會者，即分功之最大場所也。合農工商等之各種組織，而始成一大社會。故社會之

業，愈分愈多，則愈形活動。諸君之爲軍人，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彼爲農，爲工，爲商者，因各有所事，不能躬執干戈，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而軍人之生活，則皆取給於彼。衣，食，住，行，四者，皆不須自爲，而有人代爲之。然則軍人所爲何事，對於社會所擔任之職務何在，是在乎保護人民，與保衛國家。凡軍人分所應爲之事，亦卽在此。但如何而始能盡此衛國衛民之職務乎，其最先最要者，爲別是非。是非於何別之。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爲是，不利於民則爲非。軍人所以衛國，利於國則爲是，不利於國則爲非。是非不明，則已無軍人之精神，何能衛民，何能衛國。以余觀之，現時軍人，雖非無能明是非者，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往往只顧目前，以爲我有槍在，對於人民何求不得。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應盡之軍人責任，亦全然拋棄。不能保民，反以害民。社會何貴有此軍人，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諸君既爲軍人，則當思爲社會分

功，爲人民爲國家負責。而所以能分功能負責者，卽在別是非。是非之別，卽在合乎道，不合乎道，惟諸君自擇之。

何言乎明利害也，利害之與是非本相因而至。譬如軍隊所過地方，真能秋毫無犯，則民必爭先恐後，壺漿箪食以迎之。故利民者，民亦有利於我，其恃強騷擾則民皆望望然去之，如避虎狼，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往往桂軍正在前方攻擊，而後方人民出其不意，用種種方法破壞之，或截留械彈，或不供食品。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故人民以此報之。可見害人者，適以自害，利害之間，在乎自審。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大者，勿貪其近者，小者。何謂遠者，大者，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其利亦卽在此。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是則爲利，利可爲也，非則爲害，害不可爲也。明乎此，始可謂智。始可爲軍人，始可爲革命之軍人。

何言乎識時勢，諸君此次遠來桂林，更須渡長江而搗北京，志在統一中國，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試問此事，爲何等事業。爲此事者，果有如何把握乎，是在審時度勢而已。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則知識時勢之必要，固非獨軍人爲然，而在軍人尤甚。何謂時，卽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成熟則可爲，且爲之也易。不成熟，則不可爲，且爲之也難。例如種果，果已熟矣，摘而食之，味必甘美，反是則否。種稻亦然，未至收成之期，雖欲助長，不可得也。何謂勢，卽勢力之順逆，與難易之比較是也。如同一石也，推之下山則勢順，而用力易。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而用力難。時勢之宜審度若此。此次北伐，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直如摘已熟之果，穫已熟之稻。旣至其時，應手而落，又如由高山推石，使之下墜，乘勢利便，毫不費力也。現時北方人民，對於北方之腐敗政府，厭惡已極。日望南方之援手，俾得早出

陷阱之中。大軍一臨，勢如破竹，此即若推石下山之例，順而且易。只問推之與否，推則未有不下者。或以爲北方之軍隊，槍械較我完備，北伐豈能必勝。而不知時勢既已至此，事半功倍，取之甚易，我則得道多助，彼則衆叛親離。軍隊雖多，猶市人也。槍械雖足，猶外府也。故曰，乘時與勢，無不成功。諸君猶以爲國家尙未完全造成，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且渺不可知。造成此完全之國家，即全在軍人，有完全之國家，斯有遠大之利益。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與諸君言之。英美之待軍人，凡服兵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糧，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所生子女，由國家給養。又有其子方服兵役，而父母無以爲養者，亦由國家扶助之。其在陣戰死亡者，子女扶養，須至一定之年限，即子能成立，女已出嫁之謂。父母則給養終身，妻不嫁者，亦如之。彼英美各國優待軍人如此，故軍人亦爭出死力以衛國家。吾國軍人，則以未

有完全國家。前途如何，希望如何，皆難預揣。或者今日入伍，明日解散，亦不可知。以滇軍論，不特無完全國家，且遠離本省，轉戰多年，其苦尤甚，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則當乘此革命時機，用革命手段，造出新國家，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退伍則給予全糧，卽父母妻子，亦皆有所資以爲養，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若不此之爲，徒貪近利小利，今日搶一商店，明日掠一富家，甚至借拉夫之名，施行劫之實。所獲無幾，而怨謗之積，乃如邱山，此不特無利可言，且爲大害。所以觀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卒至一敗而不可收拾者，是其例也。軍人者，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宜思建設新國家，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且其利不獨在軍人，四萬萬人民咸受其賜，其遠大爲如何耶。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實則害也，非利也。利害不明，已不能自衛其身，又安能衛國，又安能衛民。時機未至耶，實則十年以前已早成熟。倘武昌革

命之時，乘勢打破北京，摧陷而廓清之。北伐之事，不必遲至今日。此即若種果種稻已至成熟之期，不摘不穫，終亦腐爛而已。時不可失，一誤豈容再誤，願諸君勉之。

何言乎知彼己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彼即敵人也。現在北方軍隊，其內容極形複雜，約可分為三大部分。一為奉系之張作霖，二為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三為皖系之段派軍隊，如浙盧閩李陳皆。是此三派者，兵力相等，同床異夢，相爭而莫敢先動，則成相持之勢。獨吳佩孚跳梁其間，而為奉皖所同忌。吳一窮酸秀才耳，既為旅長之後，騙取南方金錢，擴張軍隊，屢發通電，以贊成共和，建設民治為言，一時人士，受其欺蒙。北方偽政府，亦倚之如長城。彼固宣言不為督軍者，今則已受偽命之兩湖巡閱使。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此次入寇湖南，乃有決堤淹軍之舉。湘鄂人民，慘遭荼毒，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其

名譽已掃地矣。即彼之內部，亦頗不穩固。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亦傾向我軍，派人前來接洽。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恐不能當北伐之師，近且派遣代表來粵。其用意如何，殊不可測。將來能倒戈以抗徐世昌與否，亦尚難知。以現勢言，彼與張作霖尤為勢不兩立，故時有後顧之憂。更握要言之，則此三派之人，固已無一願效忠盡力於北庭者。以上所述，為彼方之情形。至若自己之情形，則如何耶。兩粵固無問題，雲南、貴州、四川均屬一致，湘南亦準備對鄂反攻，此外散布北方軍隊，其中同情於我者尚多，只須同負革命責任，發揚革命精神。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北方無主義，南方為公，北方為私故也。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以為公者與為私者戰，勝敗之數奚待蓍龜。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人民歡迎之誠意，即可窺見一斑矣。

軍人之智，如前述之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四者，固無疑義。但望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官長士兵，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須知人民與我爲一體，利害與共，不過分功任事而已。

我爲軍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彼乃爲農，爲工，爲商，以供給我之衣食者，卽有待於我之保護。倘不能保護，而反殘害之，彼若相率裹足，無復敢爲農，爲工，爲商者，軍事之衣食將誰供乎？是其受害，仍在自己。故軍人之智，須以合於道義爲準。諸君既各有天生之聰明，曾受軍事教育，而演軍又皆身經百戰，富有軍事上之經驗，於智之來源，固已兼備。誠能發奮其精神，而光大之，何患夫北伐，又何患夫北伐之不成功耶。

第二課 仁

一 仁之定義

仁與智不同，於何見之。所貴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謂之

智。仁則不問利害如何，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仁與智之差別若此，定義即由之而生。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據余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博愛云者，爲公愛而非私愛。即如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以其所愛在大，非婦人之仁可比，故謂之博愛。能博愛，即可謂之仁。

二 仁之種類

仁之種類

(一) 救世之仁

(二) 救人之仁

(三) 救國之仁

仁之種類，有救世，救人，救國，三者，其性質則皆爲博愛。何謂救世，即

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穌教，皆以犧牲爲主義，救濟衆生，當佛教初來中國時，開佛教者頗多，而佛教教徒，乃能始終堅持，以宣傳其主義，佔有強大勢力。耶教亦然，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教堂被毀，教士被害，時有所聞。即在外國，新教亦迭遭反對，然其信徒，則皆置而不顧，仍復毅然爲之，到處宣傳，不稍退縮。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乃其本職，因此而死，乃至光榮。此所謂捨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何謂救人，即慈善家之仁。此乃樂善好施爲事，如寒者解衣衣之，飢者推食食之，抱定濟衆宗旨，無所吝惜，居於鄉，而鄉稱仁。居於邑，而邑稱仁。此謂捨財以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謂救國，即志士愛國之仁。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專爲國家出死力犧牲生命，在所不計。故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是則弱。試以日本爲例，初本弱小，自戰勝俄後，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其故安在，即在於日本人之愛國心，愛國心於何見之，

當旅順之役，日本欲封鎖海口，阻遏俄兵出路，須炸沉多少船艦。然此爲九死一生之事，故日本之司令官，不欲以命令行之，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即可。而其結果報名者，竟達數千，乃用拈籌之法，以定取捨。傳聞當時有籌數雷同之甲乙二人，互爭前往，其不得往，竟至蹈海而死，以表決心。由是軍心大爲感動，日終勝俄，此所謂捨生以救國，志士之仁也。

三 軍人之仁

軍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於救國。故自有軍人以來，無不曰爲國盡力。但專制國之軍人，與共和國之軍人，又有不同。專制國家乃君主個人之私產，認定君主卽爲國家。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只可謂忠於一人一姓，爲君主出死力，非爲人民而犧牲也。若在共和國，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犧牲者，卽同時爲國家盡力也。專制國與共和國之

軍人，相異之點若此。然國家之本質如何，爲軍人者，亦不可不知。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彼則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第一爲領土，國無論大小，必有一定之土地，爲其根據。此土地，卽爲領土。領土云者，謂在此土地之範圍，爲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第二爲人民，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人民卽爲其團體員。無人民而僅有土地，則國家亦不能構成。第三爲主權，有土地矣，有人民矣，無統治之權力，仍不能成國。此統治權力，在專制國，則屬於君主一人。在共和國，則屬於國民全體也。現今之中華民國，雖爲共和國，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因武昌革命以後，仍爲官僚政治，武人政治，一切政權，悉操其手。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爲何物，國利民福爲何事，救國救民爲何等責任也。我南方軍人，不思救國救民則已，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負此責任，則非徒託空言，須有一定之主義，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觀前此革命先

烈，前仆後起，視死如歸，即爲主義而犧牲也。主義維何，三民主義是也。三民主義，已於第一課略述，茲再分析說明如下。

三民主義中，第一爲民族主義。欲言此主義，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其時漢族受治於滿人，土地全被占據，二百餘年中，尊韃子爲皇帝。韃子者，即滿洲人也，或亦稱爲韃虜。初入關時，亦多有起而與抗者，卒以細於實力，遂致失敗。揚州十日之慘殺，真痛史也。自是而後，滿人日施其壓制手段，愚民政策，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甘心服從，自余提倡革命以來，人心稍稍感動，民族主義，漸次膨脹，一般志士，遇害頗多。殺一人復生十人，殺十人復生百人，由是革命思潮，震盪全國。直至武昌起義，始將滿人推翻，光復漢族。然則時至今日，民族主義，可以不言乎，未也。前者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僭稱帝號，故吾人羣起革命。今則滿族雖去，而中華民國國家，尙不免成爲半獨立國，所謂五族共和者，直

欺人之語。蓋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若不及今振拔，將來恐將流為他國奴隸。而振拔之責任，尤為軍人是賴。軍人者，擁護國家者。故須將中華民國國家臻進於獨立之地位，然後民族主義始為圓滿解決。否則滿族雖已排斥，代滿族而起者，虎視眈眈，正復繁多。其結果將如緬甸之征服於英國，安南之吞併於法國，是則大可憂也。

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地位者，追原禍首，其咎在滿人。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種種政策，無非壓抑漢人。因漢人之文明智識，皆在其上，深恐漢人果佔優勝，必為其害。滿人中有端方者，常言甯可送與朋友，不可給與家奴。彼蓋以朋友比外國，以家奴比漢人。故在滿清時代，凡割讓土地，喪失國權之事，甘心為之，絕無顧忌。直至革

命以後，滿清雖已推倒，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仍操諸外國，未能收回。以言國權，如海關，則歸其掌握。條約則受其束縛。領事裁判，則猶未撤銷。以言土地，威海衛入於英，旅順入於日，青島入於德。德國敗後，而山東問題，尙復受制於日本，至今不能歸還。由此現象觀之，中華民國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實行收回已失之土地與國權，始能與日本暹邏同爲東亞之獨立國。勿謂滿清已倒，種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義，即可束諸高閣也。次言民權主義，前此帝制時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於國家，直視爲自己之私產。且謂皇帝爲天生者，如天子受命於天，及天容聰明諸說，皆假此欺人，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甚或託諸神話鬼語，堅人民之信仰，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現今民智發達，君權國已難存在。且受革命思潮之影響，大多數傾向民權政治，敢斷言將來世界上，無君主立

足之地。其在歐洲各國中，則以英國爲先覺，革命最早，造成立憲國家，一切政權，在於國會，君主權力須受法律上之制限。此外如法國，亦幾經革命而始成今日之民權國。歐戰以後，德國俄國，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夫德國固素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自雄者，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一鼓成功。俄國亦號稱極端專制，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乃竟同時並舉，遂有勞農政府之建設。此徵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已有明證。即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或尙以爲帝制死灰，可以復燃。故袁世凱稱帝時代，上勸進之表者，頗不乏人。然前後八十日間，終歸泡影，此後張勳復辟，率兵入京，乃亦不旋踵而敗。足見君權之不能戰勝民權，爲世界潮流，爲古今公例，不可強而致也。

君權國者，爲君主獨治之國家，故亦曰獨頭政治。民權國者，爲人民共治之國家，故亦曰衆民政治。（但如代議制之民權國，非由人民直

接參與政權者，尙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治。試以經營商業爲例，有東家生意，與公司生意二種。東家生意者，由東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君權國卽如東家生意，權在君主一人。民權國，卽如公司生意，權在股東多數人。今日之中華民國國家，固一民權國也。旣曰民權國，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治之之法，卽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之權力。可分爲四：（一）選舉權，凡爲中華民國人民，皆有此選舉權，亦曰被選權。由人民選出官吏，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此官吏卽爲公僕。（二）罷官權，人民對於官吏有選舉之權，亦須有罷免之權。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東選任，亦可由股東廢除也。（三）創制權，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此則異於專制時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也。（四）複決權，此卽廢法權。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廢止，或修改之。以上四種，爲直接民

權。有此直接民權，始可謂之行民治。彼北方之吳佩孚，亦嘗云贊成民治矣。而近來行爲，適得其反。彼固非真知民治者，不過假冒名義，以資號召，爲自己保勢力固地盤之兌換券耳。夫民權者，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吾國久受專制餘毒，武昌革命以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民氣仍遭抑壓。現雖高揭民治標幟，而一般人民，尙不知直接民權爲何物。是在吾人竭力提倡，務使民權日益發達，然後民治乃可實行也。

民族與民權主義，既如前述，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此三種主義，皆爲平等自由主義，其効力本屬相通。故主義雖各分立，仍須同時提倡。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不平等之階級也。如滿清專政，彼爲主而我爲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爲對內，而非對外。與民族主義

不同之點，即在乎是。如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皆為獨裁政治，人民無與焉。是則以一人（君主）或少數人（貴族）壓制多數人。故常因反動之發生，遂成政治革命。若夫民生主義，則為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階級為貧富階級，如大富豪，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權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馳驟，陷於痛苦。故常有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錐之歎，社會革命，勢不能免。以中國論，現時雖尚無大資本家專制之弊，然將來實業發達，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何必提倡民生主義，豈非無病呻吟歟。不知其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皆因治病而求艾。民生主義，則為思患而豫防。及今不圖，後將為患。故衛生之與療病，自亦不同。一則防之於未然，一則治之於已發也。中國今日雖無大資本家，然其見端固已有之。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為例，上海之黃浦灘，前是一畝之地，不過價銀二十兩，現

時則地價不知漲高幾倍。廣州之長堤，當未開馬路以前，每一畝地僅值五六百元，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矣。將來此種土地，盡入資本家之手，一般貧民之痛苦，即因之以生。蓋資本家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迨全行收買之後，復以高價租賃於一般貧民，貧民無如何也。衣食亦然，若俱為資本家所壟斷，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遂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如美國工人工錢雖多，而生活仍難維持，已陷於此種之困境。即其明證。再舉一例，以桂林論，固素稱山水甲天下者，然非獨千巖競秀，其為美觀而已。實則桂林之大富源，即藏於此，試觀桂林週圍之石山，即洋灰之好原料也。將來實業發達，將此石頭造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洋灰之銷路甚多，用途甚廣，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其所得利益，將不可以數量計。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亦可稱為石頭大王矣。由是觀之，中國實業發達以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

民固必然之勢，若不豫防，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歐洲當二百年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爲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唱導三民主義。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便當自覺。因彼於政治革命成功後，不復計及社會革命，故有此弊。若俄國現時之新政府，則有鑒於此，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所謂勞農政府者，直乃農工兵政府，卽以爲農爲工爲兵者組織而成之政府也。彼之新政府，不獨推翻君主專制，且實行打破資本家專制。是卽所謂社會革命，亦卽所謂民生問題。各國深恐此主義傳播其國內，人民受此影響，勢將起而效尤，故互相聯合，以與俄國戰。迄今四年，仍不能戰勝俄國，此則俄國之以主義勝也。

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而各國之所患，則在不均。以余觀之，貧富問題，卽分配不均問題。欲謀救貧之法，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詳

加研究，故民生主義，必不容緩。否則三十年後，產出多數資本家，其害殊非淺鮮。第就吾國現勢而論，此民生主義為預防政策。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學各國將資本家悉數掃除。因吾國現時尚鮮大富豪，將來縱或有之，果使先事預防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預防之法維何，依余所見，不外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對於土地，宜先平均地權，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而異其法。法之大要有二，一為照價納稅，一為照價收買。照價納稅者，即為值百抽一法。例如每畝值二十元，納稅二毫，累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納稅二千元。如是則地稅之輸納，皆得其平矣。但照價納稅，必先自規定地價始。英國嘗有估價局之設，且尚慮估計不平，人民有不服者，許其申訴，因復有控訴衙門。然此法勢不能行於中國，恐徒滋擾，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互報，即照其呈報之價抽稅，較為簡便可行。所慮者，即

爲希圖少納地稅，抑價賤報之一點，實則可勿慮也。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即可免此弊。例如有地一畝，價值千元，年應納稅十元。若彼以圖減稅額之故，只報每畝值百元，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是誠於彼有利。然一經照價收買，則原報價值百元者，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其受損不益甚乎。如是則地主以預防他日之收買故，必不敢抑價賤報，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也。至若解決資本問題，必先振興實業，中國現正患貧，豈有資力興辦。余則主張借外債，以從事生利事業，不可以供消耗之用，如北庭剜肉醫瘡之所爲。宜以之開闢市場，工廠，及一切礦山，鐵路，定爲國有。中華民國國家者，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此種事業，既爲國家所有，卽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始可謂之國利民福也。

以上三種主義，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亦卽爲軍人之仁所由表

現。軍人者以救國救民爲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國與民弱且貧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第四課 勇

一 勇之定義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既有智與仁矣，無勇以濟之，仍未完備。茲述軍人之勇，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古來之言勇者，不一其說。一往無前，謂之勇。臨事不避，謂之勇。余以爲最流通之用語，不怕二字，實即勇之定義，最簡括而最確切者。孔子有言，「勇者不懼。」可見不懼，卽爲勇之特徵。孟施舍古之勇士，其言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由是以觀，不怕卽勇之定義，決無可疑。但軍人之勇，須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始可。否則逞一時之意氣，勇於私鬪，而怯於公

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今再就勇之種類，分別言之。

二 勇之種類

勇之種類不一。有發狂之勇，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是也。有血氣之勇，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有無知之勇，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凡此數者，皆為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為世界上之大勇。古人有言，「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即恐輕用其勇，誤用大勇，徒成為游勇之勇。彼桂軍多係游勇出身，此次粵軍援桂，桂軍一遇粵軍，輒即潰敗，其故何耶。則以無主義無目的無知識故，雖有小勇，於事奚濟。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在桂軍中頗以善戰名。自去年自廣東敗竄回桂，復由桂敗竄而走湖南，轉入江西，殘部僅二三千人。所過地方，如入無人之境，似具勇氣者。然終係強盜性質，不得為真正軍人之勇。以贛軍與沈軍比，贛軍固真正

軍人也。乃沈軍先至江西，而贛軍尚在桂林。江西宜為贛軍範圍，竟被沈軍侵入。此時為贛軍者，正當發憤為雄，實行回贛，以雪此恥。且贛軍回贛，與滇軍回滇，情勢不同。因贛省尚屬北方地盤，滇省已為西南圍。體故滇軍不必回滇，贛軍必要回贛。明乎此，則為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所以異乎游勇之勇。而為真正軍人之勇也。

三 軍人之勇

軍人之勇

(一) 長技能

(二) 明生死

軍人之勇，第一必要者為技能。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新武器，自必耳熟能詳，無庸贅述。但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自海

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術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國之農民，英國患之。彼之所用戰術，皆為游勇戰術，最能制勝。余亦主張此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與北方交戰，尤為相宜。約言之，有五種技能，為游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蟲。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為斷，故命中為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即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其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者。然以其効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密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密達以外，至幾萬密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槍，然多在以彈遮

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尚有露天地洞，與閉天地洞，為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有開戰時，闔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推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一噸合中國十六擔）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器，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為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彼固不求一一命中，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已。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為少，豈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只有此數，非遇敵人，則無補

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遊勇爲然，卽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爲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槍更難。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卽在於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卽不啻無的而發矢。只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琪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一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效，在能命中。若不能命中者，子彈雖多，皆爲贅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抬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至爲寶貴，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爲遮障。宜學游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練習射

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爲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何謂能隱伏，卽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卽知，故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其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尙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卽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地形屬於天然的，如石頭是，地物屬於人工的，如一切建築物是。）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常聞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只是不動二字。至小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爲所中，不如耐心隱伏，

較爲安全也。此尚有實例可證，前此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剩四人，逃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爲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卽全在有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甯有幸耶。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尙未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只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卽以善走稱。尙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爲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爲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爲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意也。

何謂能吃。游勇所恃之糧食，卽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帶十觔，可支

六七日，不至苦饑。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為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佔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為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麩，則於行軍極為簡便。既免飛芻挽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

軍人之勇，於技能以外，更有明生死之必要。不明生死，則不能發揚勇氣。所謂勇，即不怕二字。然暴虎馮河，人之所能，獨至於死，則未有不怕者，以欲生惡死，人之常情也。研究此問題，為哲學上問題。人生不過百年，百年而後，尚能生存否耶。無論如何，莫不有一死。死既終不可避，則當乘則此時機，建設革命事業。若僅貪圖俄頃之富貴，苟且偷活，於世何裨。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所則重，不得其所則輕。吾人生今日之世界，為革命世界。可謂生得其時，予我以建功立名之良好機會。夫湯武革命，孔子且豔稱之。彼不過帝王革命，英雄革命。

我則爲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見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見後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羨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爲革命而生我，其死也，爲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於此時者。諸君試觀黃花崗烈士，從容就義，殺身以成其仁。當日雖爲革命而犧牲，至今浩氣常存，極歷史上之光榮，名且不朽，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若此次革命乃必成之功業，又何憚而不爲，又何死之可怕。今日集此一堂者，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上，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終不免一死。死於牖下，與死於疆場，孰爲榮譽，是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謂，「所欲有於生者，舍生而取義也。」故爲革命而死者，爲成仁，爲取義，非若庸庸碌碌之輩，終日醉生夢死，無所表見。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諸君既爲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爲軍人。須知軍人之爲國家效死，死重於泰山。我死則國生，我

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則能鼓其勇氣，以從事於革命事業，為革命軍人。革命成功，可立而待，將來之幸福，且無窮極。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諸君幸共勉之。

第五課 決心

(一) 成功

(二) 成仁

軍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國家之責任。改造國家者，實言之，即造成新世界於破壞之後，加以建設之謂。負此責任，全在吾人之決心。決心於何見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擔保也。軍人精神，前已言之。第一之要素為智，能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然後左右逢源，無不如志。第二之要素為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則在實行三民主

義。此三民主義，亦即與美國總統林肯所言民有民治民享之說相通。第三之要素爲勇，軍人須具有技能，始足應敵。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乃不至臨事依違，有所顧忌。此三者，爲軍人精神之要素。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羣力羣策而爲之，非少數人所能集事。諸君要知此次出發桂林，尙須奮勇前進。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非以此爲安居樂業之地，將欲改造新世界，以求一勞永逸始可。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二，一曰成功，二曰成仁。所謂成功成仁者，乃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吾人何爲而革命，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期其成功。不成功毋甯死，死即成仁之謂。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此次諸君，隨本總統出發，從事革命事業，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則同拚一死，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亦不失爲殺身成仁之志士。雖然均一死也。

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爲死重於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惟諸君圖之。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欲打破此舊世界，剷除一切煩惱，以求新世界之出現，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以爲之先。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如此，則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是爲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卽所謂天下爲公，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營，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國新創設之政府，頗與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廢疾者，皆由政府給養，故謂之勞農政府。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因而俄國革命黨，乃被各國合攻。然迄今數年，仍不能勝，此卽因俄國新政府具有決心，始能貫徹其主義。否則爲俄國之敵者，王黨勢極強大，哥薩克勢力亦不薄弱。此外尚有歐美諸

國，恐其新主義傳播，將不利於己，因之羣起與抗。有此種種阻力，俄國若稍有顧忌，則必不能成功。其卒能成功者，決心而已。

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非可託諸空談也。今日之世界，乃自私自利之惡濁世界。在此世界中之人類，既無保障，又無希望，且陷於極端痛苦，於是有生厭世思想者。若論軍人地位，吾國常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俗諺。意若其人必為身無職業，當兵為生活之末路者。此雖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故有此語。以余觀之，不特軍人為然，即一般社會前途，亦復非常慘澹。在諸君之為軍人者，無論為官為兵，雖有薪水火食，僅足自活。而父母妻子，尚不能無現資以扶養。故在此舊世界，實無一人能脫煩惱者。

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諸君必以為彼有多金，宜可高枕無憂，而

抑知不然。華僑之初往外洋也，實乃被賣爲奴，廣東語謂之豬仔。從前有古巴招工，南洋招工，在澳門等處，以此買賣爲業者，謂之豬仔館。其被賣出洋之輩，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始肯出此。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而不知其當日之苦。且總計一年中，出洋者不下數十萬人，其能致富回國者，爲數復極寥寥。余因此憶及余友嘗爲余言，彼前在南洋時，一日與外國人同行路，經華僑所開設之礦場及樹膠園，彼外國人者，指以告余友曰，此皆爾中國人之鴻圖，而收吸吾歐人領土精華之成績也，余友無以應之。適復前行，過一大墳場，余友乃以問外國人，此纍纍者何耶。外國人曰，墳場耳。余友曰，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爾尙未知中國人之因出洋而死於是間，如此塚中之獨骸者，不知凡幾也。由是以觀，南洋華僑之狀況，大略如此。尙有美洲華僑，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然一生幸福，亦復有限。大率美洲華僑，二十五歲出洋，爲

人傭工，在外十年，稍有餘資。至三十五歲時，回國娶妻。娶妻之後，不及半載，餘資已罄矣。又須出洋十年，直至四十五歲回國，稍得餘資，乃建家宅。宅成而金又盡，仍不克甯居。迨等三次出洋以後，始能得資，以略置田畝，然至此已五十五歲矣。遠適異國，昔人所悲。彼美洲華僑者，三十年中，家居之日，不及二載，亦未見其能安樂也。

余於此，尙有實例爲諸君言之。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其愉快何若。以余所眼見之例證，則適相反。余前此由香港赴南洋時，同舟者有一華僑富翁，家產約二千萬。余與彼同在一等客艙，常相晤談。彼乃日日訴苦，似欲余爲之分憂者。余始甚詫異，迨舟行日久，頗厭惡之，因自往大艙中，視彼出洋之工人。（即被賣出洋之豬仔。）私自忖度，彼工人之愁苦，定較富翁爲甚，而抑知不然。工人雜坐一團，其狀至樂，有閒談者，有唱歌者，此時余又大詫。何以富翁之

多財而憂，尚不若工人之能樂其樂也。迨折回自己艙位時，所謂富翁者，訴苦仍復如前。余因告以適往大船，彼出洋之工人，却甚歡樂，而子已積產二千萬，似重有憂者，抑何不近人情之甚耶。富翁聆余言，蹶然而起曰，我在三十年前，亦工人也，亦如彼出洋之工人，固至樂也。今雖有二千萬財產，不惟不樂，且憂甚。試思兒女成行，娶者嫁者，皆仰給於我。我子復多不肖，長者耗我數百萬，次者所耗亦百餘萬。此後子復生孫，孫復生子，僅就此二千萬財產，何以維持。又安得而不憂耶。準是以觀，財產雖多，仍不免於愁苦。諸君試於一身之外，計及妻兒，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尚有一例，香港澳門，從前恆有積產之家，恐其子孫浪費，而以家產託之善堂管理，將其入息半數，捐入善堂，留其半以遺子孫。以爲如此，可以長久可存。不知此法，初尙可行，今則善堂中人，亦多半假慈善名目，騙取金錢。故廣東善堂，人有目之爲善棍者。依以上二

例，可見在現今世界，不論有無財產，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非獨軍人爲然。即以軍人論，能如李純王占元者，有幾人乎。以彼之刻剝人民，積產至數千萬，亦云位尊金多矣。乃一則不得其死，一則不安於位，下此者更無論。蓋在現世界之社會，生活必無良果，須決心改造新世界，始有安樂可言也。安樂之新世界，果如何改造耶。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爲民窮財盡，其患在貧，而外國人乃垂涎中國之富源，且欲瓜分之，則中國之不貧可知。以桂林言，所有石山皆可製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將來科學進步，機器發明，名爲石山，實乃黃金。只此一端，已足致富。此外廣西之礦產甚多，各省亦皆如是，外國人常有欲開採者。中國產煤，爲各國冠，倘完全開發，可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不過中國不自開發，貨棄於地，猶如珍寶藏在鐵櫃，若無鑰匙，終亦死藏而已。廣東俗語，有所謂「失匙夾萬」者，（夾萬即鐵櫃之類）中國之貧，正坐此病。倘

能用其聰明智識，從事開發，則吾人自身之幸福，與子孫之幸福，實無涯涘。改造安樂之新世界，即在乎此。

新世界國家，與以前國家不同。通常國家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養民。真能教民養民者，莫如三代。其時井田學校，皆有定制，教養之責，在於國家。後世則不然，所謂國家，無論政治若何修明，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能保民斯為善矣。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為國家之責任。試觀俄國新政府，彼之革命發生，尚在我後，其成績較我為優。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與一家生活，而在謀公衆生活。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先給幼者，老病者次之，軍人又次之，再後始及於普通人。又如貧民之無力入學，國家須設法扶助，使得入學。此即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以教以養，責在國家。大同世界，所以異於小康者，俄國新政府之計畫，庶幾

近之。由俄國而反觀吾國，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俄國之革命，為打破政治之不平等，同時打破資產之不平等。而吾國今日則尚無大資本家產出，只須用預防政策，較俄國更易為力。彼俄國之新政府，名為勞農政府，實即農工兵政府。其軍人皆有主義，有目的，故能與農工聯合而改造新國家。吾國今日之軍人，倘亦具有主義及目的決心，改造新中國，其效果必在俄國上。何以知其然也。俄國在寒帶，而中國在溫帶。俄國有資本家，而中國無資本家。無論天然的方面，或人為的方面，均較俄國為勝。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另有新組織，則必不似舊世界之痛苦。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寶藏，次第開發。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為公眾謀幸福。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且將駕歐美而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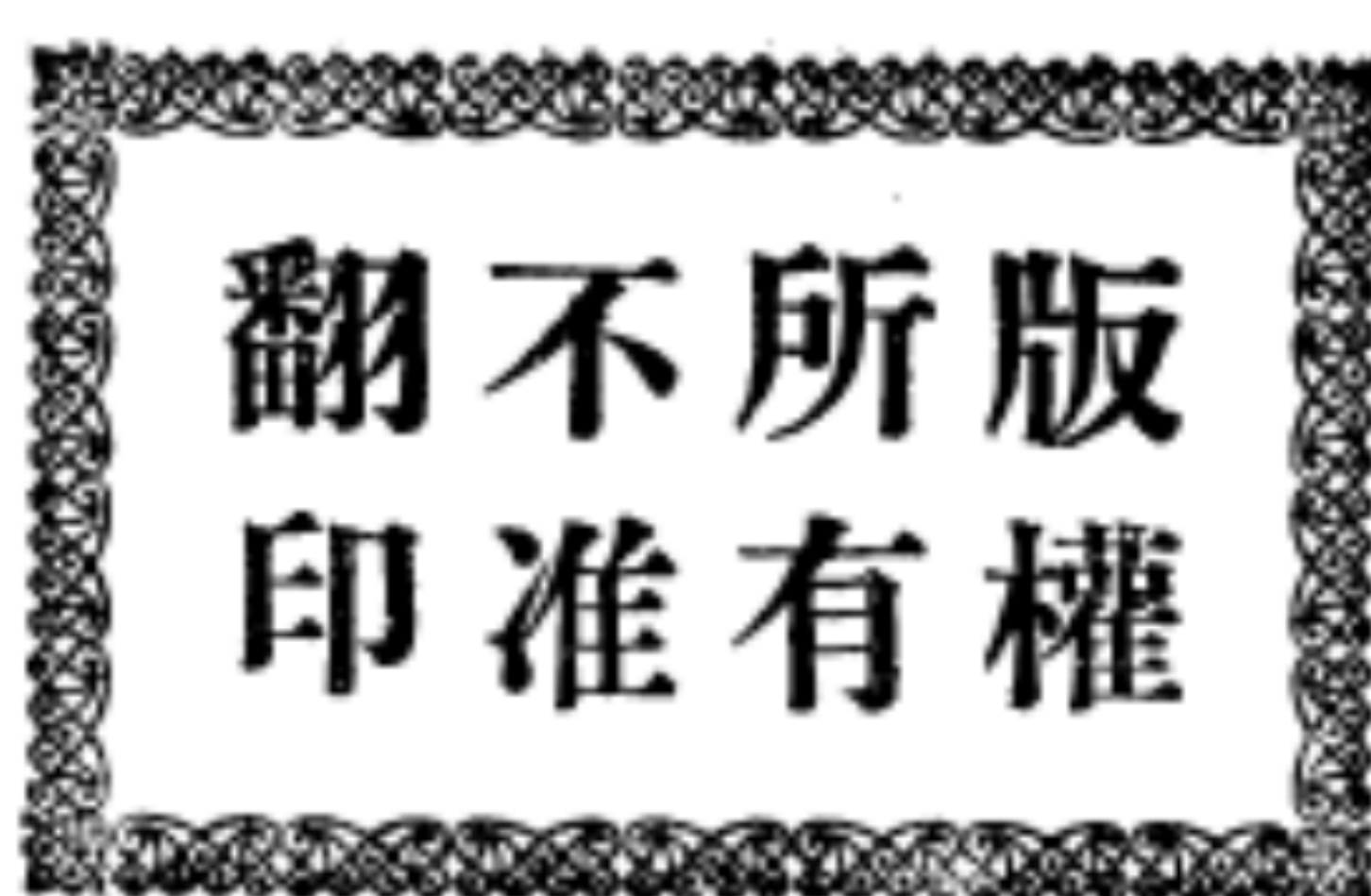
諸君思此無量幸福，視彼南洋之富翁何若，視彼李純王占元又何若耶。而所以博此幸福者，則全在此次之革命。與此次之革命軍人。此次革命爲順天應人之事業，必能成功，前已言之。設若不成功，則如何耶。古人有云，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死者，卽成仁是也。成仁而死，極有偉大之價值。縱使前仆後繼，犧牲多數人之生命，而能博得真正共和，卽亦無所吝惜。是在立定決心，從事革命。成功而後，匪獨公衆之福，抑亦私人之利。試舉一例，舟在大洋，觸石將沉。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猶自點檢行李，試問舟果沉，行李尙能獨存乎。吾人對於國家，亦卽如是。坐視其亡，將無立身之地，救亡之責，端賴軍人。今者諸君，將由桂林出發。其所取之途徑，卽不外成功與成仁二者。一言以蔽之，曰決心而已。決心則能發揚軍人之精神，造成光輝之革命，中華民國國家實利賴之，諸君勉乎哉。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山軍人淺說（全一冊）

【每部價洋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韓 德 光

印刷者 中央圖書館

發行者 中央圖書館

印刷所 中央圖書館

經售處 世界書局

分經售處 各省共和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3628

